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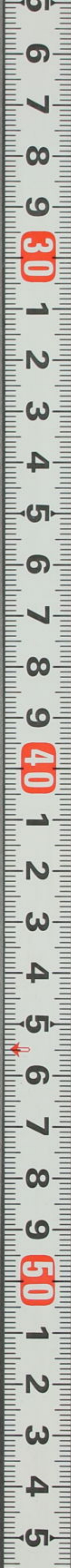


四書輯疏

論語六

十一

仁心  
2796  
30-12



仁  
號 2796  
卷 30-12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一

後學會津安聚著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趙格庵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

勉無非教也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去聲者

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蔡虛齋曰其弟

子尊師故不字而子之今按論語一書夫子並不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蔡虛齋曰為輩字正貼進

進者天地間人物前一番進上了後一番又進上來

四書輯疏

卷十一

論語先進

一



今昔耳盧未人曰先進指今週末野人謂郊外之民村野

君子謂賢士大夫也蔡虛齋曰不獨曰士大夫而必

上句民字相對李氏曰蓋時人崇尚虛文故只有繁

文縟節便可稱賢不獨謂之有體統而且謂之有學

問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陸稼書曰當時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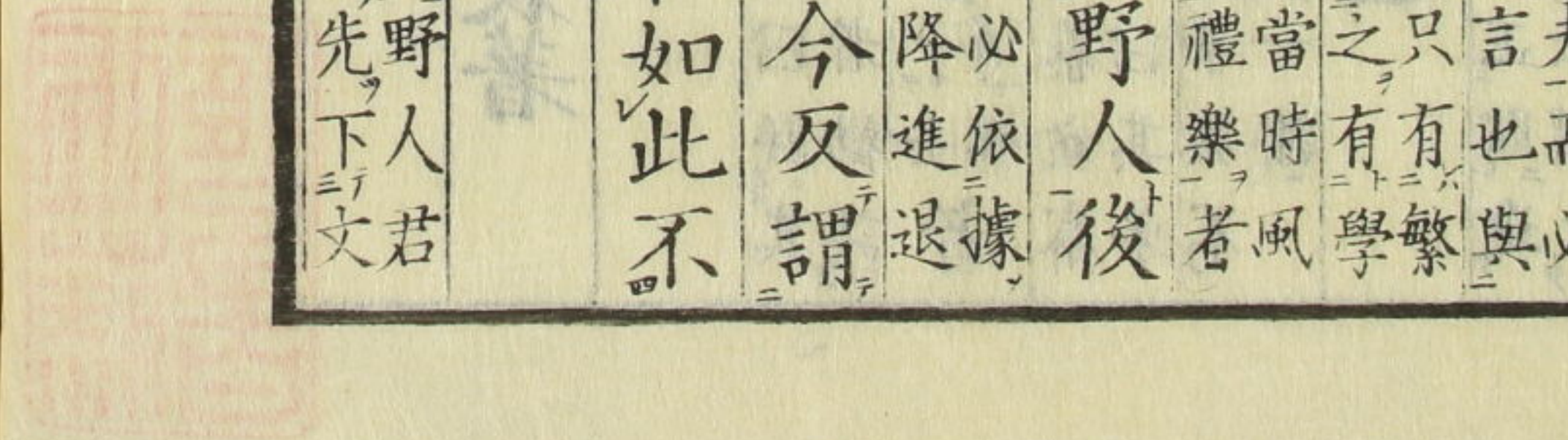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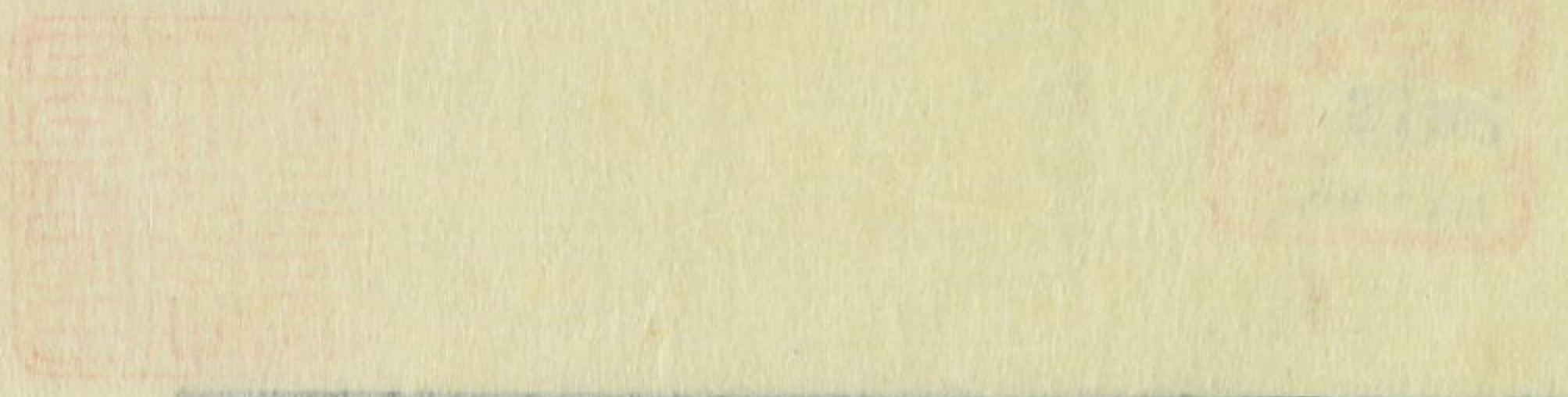
莫不彬彬文質得中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

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李岱雲曰雖後進亦必依

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

自知其過於文也

註翼呂晚村曰蓋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



質得中文過其質在前中各用今反謂句作骨末又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指上又自言其

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李岱雲曰此欲字言欲以

註翼胡斐才曰如字當若字看是承上作一轉語用

子固無時無處不用先進禮樂也若以如字作設如

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議意一吾字悠有擔當見得

亦惟以一身自決所從而已然雖為一己言猶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

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

之中也厄災也門孔子之門也盧未人曰當時及門

或存或沒或歸或仕或各散去不復在門夫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林次崖曰此

人追思與難之賢分科以記其人盧未人曰亦大槩

記其尤著者耳今按註上云弟子多從之者此云記

此十人可見弟子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等也蔡

從者不止此十人

論李岱雲曰至此可見中村氏曰材字以質言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

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音預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陳定宇曰曾子哲之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

故不在列又如若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

焉今按唐開元中以顏子等十哲悉令於廟壁

曾參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弟子於廟壁

註異盧未人曰德行此理得之於心而見之於行事

對辭命之類朱子曰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

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黃

勉齋曰四科之目蓋亦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

者而為言也盧未人曰諸弟子所造未必皆如顏閔

而就其質之所近亦各有一長饒雙峰曰聖門之教  
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小條目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  
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今人能文者告之  
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  
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事者無  
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脩身  
從本領上做好將來李氏曰時解謂一以見聖門之多  
材一以見聖人之因材一以見裁成之猶未至愚意  
三層皆在章外弟子之記分列四科見十人之皆不  
及門已自難忘而十人之賢又各表表如此而聖人  
又安能忘之乎  
此似是正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

上馬厚齋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  
聲也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 顏

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陳定宇曰釋說字今按此說為是蒙引存疑

書俱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周聘

曰若有憾可○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

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胡說兩句平

外豈真以助我望之言夫子分上豈須望

助我耶而其云然者蓋聖人之謙德也

謹異中村氏曰此章語氣二句一直說歸重下句今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中村氏曰與禹吾無間然之間同胡

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李

曰虛齋謂積於中而著於外不可以中為家外為外人此說亦非殊不知孝友之實原非無事為無形影而但存於心者則所謂積於中即在家庭事父母友兄弟上見故即父母昆弟感化而稱其孝友亦只是積字上事積久則著而人亦不問之耳故必到人不問於父母昆弟之言方策著於外也

**註翼**

胡期僊曰孝哉贊美詞蔡虛齋曰孝哉二字兼友在其中友實孝中一事也胡斐才曰玩註歎

而美之則孝哉句明係孔子語今按或以為父母語或以為時人語俱非註意金仁山曰以例言之當名但此篇乃閔子門人所記故記其字盧未人曰人謂衆人凡父母昆弟之外皆是胡期僊曰言稱他盡孝言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竝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朱子曰玷缺也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鑲使平言語一失莫

能救之其南容一日三復此言朱子曰不是一旦讀戒深切矣南容一日三復此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言也今按三復之三事見形旬家語去聲則是三次讀也盧未人說非事見反家語

弟子篇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字指謹言三復白圭是謹言謹言

則所以不廢免禍也故合子謂南容章解之○范氏曰言者行去聲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

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饒雙峰曰表與

裏對實與華對言為表而行為裏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互見今按表裏華實者勢之必相須而有同者也故不謹言者亦必不謹行謹言者必能謹行其勢必然盧未人曰范註兼謹行似多一層故置

外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

也 陳定宇曰詳見雍也篇不遷章李岱雲曰按註獨載范氏之說以本文正意已具於前無可復說然

記者獨記此章於下數章之前亦以見夫子之深哀顏子而好學者難得之意

註異 吳孫右曰好學只空空說勿添入不遷怒二句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由少聲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

家語七十 二弟子解 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

也

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聲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

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及顏淵以父

視之則均之子也故路之葬其子若孔子時已致仕

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時字以伯魚死時○胡氏

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禮記檀弓

舊館人舊時舍館之主人也蔡虛齋曰驂旁馬也謂

引車者一車駟馬脫驂是解其旁一馬與之也鄭氏

以脫而復扶又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

而鬻諸市也且為去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上聲以

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朱子曰禮記言大夫賜命

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輔潛庵曰或者以為

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蘇氏說夫聲君子之用財

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註異吳孫右曰子或有才不才以父視之則各謂之

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唯自言其子故曰不才問以

弟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鯉故有以鯉也為夫

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為年數之錯誤今安得

固守而必信之乎邢氏曰徒猶空也謂無車空行也

盧未人曰吾不徒行數句俱就不舍車於鯉講末補

不可舍車於回意陸稼書曰有棺無槨見可以無槨

吾不徒行以下見命車不可鬻○通節夫子只是自

言其所處鯉者即可明夫子所以處回者即

可明顏路所以當處回者後二意皆在言外見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陳定宇曰

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

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

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矣今按天

喪顏子若喪己故曰喪予若字勿添入大文

註異皇氏曰喪猶亡也予我也胡期僊曰天喪予自

道失傳說重言以深慨之萬授一曰重天字道

之絕續天

實為之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慟哀過也胡桐原曰過不可有然此非過



過猶甚也  
 ○註翼皇氏曰謂顏淵死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也林次崖曰從者曰子慟矣恐聖人不自覺而覺之欲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

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

情性之正也

註翼胡期僊曰誰為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去聲家之有無禮記檀弓篇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陳潛室曰喪禮

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貧

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註翼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人蔡虛齋曰葬之一字兼衣衾棺槨墳墓說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陳定宇曰蓋疑辭以請車為槨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註翼

胡期僊曰視一作待字今按猶父泛以平日言猶

子曰吾欲以子視回有不得自遂之意故直歸之於二  
三子中村氏曰非我也二句非分謗口氣正說明不  
得二字許白雲曰顏淵死四章以次第言之當是天  
喪予第一字許白雲曰慟第二請車第三厚葬第四蓋門人  
雜記夫子之言故不計前後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  
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  
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  
反終而知所以死原始反終出易繫辭朱子曰反只是折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

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通義  
人說反如回頭之意  
明以人鬼言始終以生死言輔潛庵曰死生者氣之  
聚散耳儻不能推原於前而知氣聚故生則必不能  
反要於後而知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  
如此陳定宇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為有序未  
等蔡覺軒曰正欲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  
陸稼書曰是就晝夜上見得與死生一理蓋言在  
天地則有晝夜在人則有生死也今按晝夜死生  
俱是氣之屈伸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此道字以理  
也故曰云云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此道字以理  
上文死生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此道字以理  
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輔潛庵曰一而二者  
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有或言夫子不  
始終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

告子路陳群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盧未人曰欲

道於事人欲其求死之故於生故曰不告乃所以深

告也陸稼書曰朱子意重有序邊程註專就合一處

說故在

圈外

註翼皆未人曰事鬼神九親親長貴尊賢之類皆是中

村氏曰問事鬼神是問事的方死以理言未能未死的情

狀事人說者不可從蔡虛齋曰誠敬原始反終字都是

不貼子路說今按諸家以存吾順事沒吾寧貼知生

知死說者不可從蔡虛齋曰誠敬原始反終字都是

朱子生出今學孔子說話未可便說未能盡誠敬以

事人則又焉能事鬼神未始而知生則又焉能反

終而知所以死聖人語意

自是蘊而不露引而不發

○閔子侍側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鄉黨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

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蔡虛齋曰夫閔

侃也其氣象雖不同然皆正氣挺立有疑必問有懷

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此皆一時之英才也故夫

子樂之蓋道體甚大非剛毅英明底人不能擔當得起

故惟剛為足以進道彼謹厚愿人不能振拔夫子蓋

嘗惡之而每以未見剛為嘆乃四子氣象若此則其

力量才品皆可向進故夫子樂之非樂

其終於此也樂其可教以進於中行也

註翼鄧雉子曰侍側二字包有三子在不專指閔子

和氣不足剛氣稍外見者若行行則全是剛氣發

露全無含蓄之態者也陸稼書曰此章四子氣象兼

容貌詞令言朱氏公

遷專主容貌說者非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

雲曰下一理字最細聖人但以理斷之而非決言其事也然則子路能變化其氣質而有所以處死亦可於此理字參破矣蔡氏曰庶幾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子路知之而能變其氣質也

孔悝之難去聲孔悝衛大夫子蒯賁欲入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語稱閔子曰班固通賦註論

也不得其死然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註翼** 盧未人曰不得其死謂其剛勇太過必有非所

新安說非也邢氏曰然猶焉也今按語類然者未定之辭至拜慕不得其死然說不去此然字與檀弓所謂召縣子而問然祭義所謂國人稱願然

○魯人為長府

哀公問所謂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同

長府藏去聲陳定宇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藏如貨財

曰府通義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財為蓋改作之李岱雲曰或易其地或改其規

**註翼** 吳蘇右曰魯人指當事者言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蔡虛齋曰只貫事也王氏曰甫宋臨川人改

作勞民傷財吳蘇右曰勞民傷財謂土木之費在於得

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註翼** 陸稼書曰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定之辭饒雙峰曰觀此章可見閔子聞問之氣

象盧未人曰此章詞氣與答季氏一類彼曰善曰必在汶上此曰何如曰何必改作俱是和而能厲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安發發必當去聲理惟有德者能之蔡虛齋曰此人不糊亂說話但說着便中理○不安發三字只是朱子周旋本文不言字面耳今按閔子真有德行而氣象閔閔所以能之

**註異** 皇氏曰夫人指子騫也李岱雲曰夫人不言不說他不言則已言則必有中耳正指仍舊不必改作之說他何必概說他平日也聖人但贊嘆閔子之言而長府之不當為已在言下也陳定宇曰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博矣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蔡虛齋曰言此以藥子路欲其變其剛強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解樂之氣習也又見說苑家語一本瑟字作琴無有北以下七字虛未人曰北鄙謂北方郊野多肅殺之氣故聲之不和

者謂北鄙之聲蔡虛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齋曰殺伐亦謂肅殺輔潛庵曰形氣聲音之相符自故其發於聲者如此然之理也凡物皆然顧人弗之

察耳聖人明睿所照物無遁情只烏有不知者哉許白雲曰人心善惡邪正皆於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即知人心如荷篲聞夫子磬聲而知聖人有心於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隣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

**註異** 胡期僂曰瑟是樂器庖犧所作本五十絃後折而用二十五絃周聘侯曰奚為於丘之門不是當鼓於他處不當鼓於吾門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曰學於丘而氣質不化則於丘之門也亦奚為哉所以抑其剛勇之氣而進之於中也胡斐才曰為字粘下讀是活字若作鼓字解是謂他當鼓於別處不當鼓於丘之門大失語氣蓋此是警省語非鄙薄語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蔡虛齋曰門人也故夫

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

七到乎正大廣明之域區域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深處

也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蔡虛齋曰如仁

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

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

微之奧所謂室也

謂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聲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

**註翼**

呂晚村曰因聲音而知其所得之未深故警之而發揚子路之造詣始終為學非為聲音也

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蔡虛齋曰此兩句說二子之為人如此故於道

為過中與不及乎中也無上文二句便解不出看兩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愈猶勝也

**註翼**

呂晚村曰道貴得中是章骨子過不及二字纔有著落顧麟士謂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掩耳偷鈴見識時說并欲將才高意廣諸語亦不說破又夢中話夢矣子貢是合看此說夫子只是平分說師愈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

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許白雲曰賢智之過勝愚不肖之不及循上道以中庸為至說

下因中庸本文而及之專說過猶不及一句非指二子而言也此章集註以道以中庸為至一句為主方

說得上而過不及意明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下夏而子夏不及子張矣故過中失中歸於中屢提起

中字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 扶音 過與

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

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金仁山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一句出禮記史記皆

云易曰今易無此語崔駰史記註謂易緯有之今見易通卦驗上卷李氏曰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是就當下說見只有一箇中是天然恰好底

纔差毫釐便謬千里過也是差不及也是天然恰好底不是中即不是道矣乃慶源輔氏云云發明未當陳

定字曰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

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

註異

盧未人曰未句是因一念字評斷之言其失一般何可以分優劣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 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有大功 輔相大功 位冢宰

六卿之長 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

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之

急賦稅以益其富 李氏曰四分公室季氏已取其二則攘奪其君是季氏現成規模非

求為之宰而更為之攘奪其君也即刻剝其民亦是季氏向來事所以富於周公之由想冉有於此中更

行巧法所以謂之聚斂看下節註惡其黨惡而害民單言害民不更跟攘奪其君句可見註下急賦稅以

益其富一急字極用意便是冉求作用處吳孫右曰聚斂非必法外加賦註中急賦稅意當認蓋就賦稅

之常亦有寬恤民隱者在所謂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是也林子九曰只是善為催科不使通欠

**註翼** 周聘侯曰季氏即不富也不當為之聚斂况已富於周公乎而求也一轉正從首句出蔡虛齋曰此兩句求之罪案也○附益猶增也加於其上之謂附中村氏曰上之字指季氏下之字指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胡期僂曰吾徒弟子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

人聲其罪以責之也通義曰聲宣也今按欲使其人明知其罪也非欲使人共聞也

又按鳴鼓所以攻罪也故曰鳴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

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

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吳蘇右曰絕之而又責之總是欲使改其失耳

故曰愛久無已○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

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及求諸身而以

仕為急故也

釋冉求所以至此之故李岱雲曰惟心術不明故雖至聚斂而亦不自知惟以

仕為急故既從季氏見其所為便不能拔也推其

原又皆因資貨柔弱之故陳定宇曰使能反身修德

則知吾身自有良貴而不急於仕矣今按心術二字

出樂記術猶道也凡事必由於心猶凡人必由於道

也故曰心術與心如大地生物故曰心地同

**註翼**

李氏曰非吾徒也二句只是深警冉求無警季氏事也以不添設為佳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人愚者知去聲不足而厚有

餘陸稼書曰知不足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

方長上聲不折朱子曰不履影謂不敢履孔子之影啓



毀折也今按啓蟄月令所謂孟春之執親之喪泣血

月蟄蟲始振是也於此時不殺生也三年未嘗見賢齒避難去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

其為人矣吳伯章曰語見說苑與家語弟子行致思

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徑路之小而捷者陳天台

曰竇孔穴也今按不履影至三年不見齒可見厚有餘不徑不竇可見智不足

參也魯

魯鈍也輔潛庵曰鈍謂遲鈍凡事不能便明了須用工夫乃透程子曰參也竟

以魯得之以下三條皆以後來成就言疑當為圈外

以魯得之竟字有意今人只是贊他魯非聖人本旨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

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

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輔潛庵曰惟誠則有物

質魯於道初若難入而其求之也不取有易心故內

盡其誠而無始終之異外盡其方而無作輟之殊此

所以其造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

深造乎道也蔡虛齋曰才才質也今按確堅固也

註翼李岱雲曰按時解謂愚以行言魯以知言者大

師也辟

辟婢亦反○辟便平辟也辟氏曰辟與闢同

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蔡虛齋曰終

註翼李岱雲曰他人便辟是要取悅於人在詔媚一

在外面做工夫，內面已少誠實，此箇病痛却深。

由也嘖

嘖五旦反○嘖粗俗也

粗不細膩也。俗欠文彩也。李岱雲曰：凡所言所行舉動之間，皆是有率爾之對俗，則是借証王軍皆曰粗，則欠細膩。

傳聲稱嘖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

御之使知自勵也。胡斐才曰：此性字指氣質之性，盧資各有欠處，能就欠處如起工夫，皆可以為全材。故夫子語之使知自勵，中村氏曰：人在資質之中，其偏處多不自知，翻多自護，得明人

一指破轉移變化，便自不難。吳氏曰：此章之首脫

子曰二字，陳定宇曰：是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

通為一章，陳定宇曰：二章語勢不類，恐非。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

蔡虛齋曰：言幾與道為一也。此近道與下忠恕近道知所先後則近道

不同。今按道指大而化之之地，顏子屢空數頻也。至已至於大而未至於化也，故曰近道。

空匱也。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

人曰：言其心專於道，全不營營求富，故常至於空匱。曰：屢者，非儘日空乏也。充足之日，亦有但空乏時。候

居多。蔡虛齋曰：只為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為近道。使顏子肯稍留心於家計，則亦

不屢空矣。故註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故字好看。今按稼書岱雲說：非林次崖曰：夫回之

屢空是能受命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命謂天命

輔潛庵曰：此言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也。貨殖貨財

生殖也

蔡虛齋曰非其留心於家計則貨何由生殖也與屢空正相反非謂殖那貨也殖聚也今按

輔氏說

不可從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音

同道

蔡虛齋曰此樂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

中也

輔潛庵曰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能發

亦幸而已

今按中字以理言成敗程子曰子貢之貨

殖非若後人豐財

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去

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

後人豐財若貨殖傳所載諸人所為

是也至謂子貢與時轉貨資誤看此章

范氏曰屢

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

天下之物豈有

可動其中

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

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

樂天者也

輔潛庵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夫子嘗曰左

傳定公十五年

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

言也如是

多言不貴言之言字以料成敗言

註異

饒雙峰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

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

之異也陸稼書曰賜一進至於一回一進至於化此

章不是專為賜發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

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

途路也轍車行迹也

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

能入聖人之室也

中村氏曰善人雖不必踐舊迹以

字似不必用來替聖人說話蓋是朱子解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說則聖人是評論他話不見是答子張問

善人之道今按稼書為甚拘不必盧未人曰惟質美故不必蹈襲舊法而意見暗合自無為惡之事惟未

學故於義理未甚透徹而所為雖善未必皆天理之極輔潛庵曰此室字與子路未入於室之室字同義

皆謂聖道 ○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

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欲仁有諸己俱以天

資言與論孟本語稍不同 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註異** 此章善人專以天資言與孟子所謂善人較異張彥陵曰按道字舊作虛字看如云善人之所

以為善人呂晚村曰善人之道不過問善人之名義云何耳非善人自有一道與聖賢之道分大小也說

善人便是說善人之道非善人者其姓名而別有其道也講章謂須論善人之道不是論善人最惑亂不

通不足從也吳孫右曰述室俱是借字與升堂入室意同盧未人曰子路學已升堂望見室了但未之入耳是相近之詞善人猶未至堂難以望室而入曰不入者是相遠之詞許白雲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狀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

子者乎為色莊者乎李氏曰語氣當云以論篤而即

乎抑僅色莊人乎兩者字 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蔡

作人字看今按與許也 論篤實貌亦在其中矣色莊只是言偽為於外者言

亦色所在一聲 亦色皆色也

**註異** 盧未人曰兩個乎字是疑詞重色莊一邊見其不可輕與鏡雙峰曰色字所該甚廣九形於外

論語先進

者皆可謂之色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胡桐原曰言其勇於行非常張敬夫

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由也特患

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

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

巡金仁山曰遂巡謂進退之間畏縮退也而為之不勇耳求也聖人

一進之鼓其退之一退之抑其銳進之心所以約之於義理之

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蔡虛齋曰太過者退之使反而就於中不及者

進之使金而及於中聖人造化三子之心於是昭矣許白雲曰中字重讀虛未人曰中指理言勿謂由以稟命為中求以急行為中蓋道以中為至不可過不及

註異中村氏曰聞者俱指理之當行言斯字解即字陸稼書曰取裁亦在稟命內蔡虛齋曰冉有問

聞斯行之是必疑其不可子路問聞斯行之是必疑其為可而未甚安矣所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

也赴奔也闕交爭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惟其所則致死焉此晉語藥

也今按制法度也生謂生活為人也況顏淵之於

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趙格

弟子何錄有恩於師胡氏謂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

盡者恐誤當作孔子之於顏淵可也饒雙峰曰義雖

以赴之矣吳伯章曰即發語詞亦就也猶言就使也

按遇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註翼輔潛庵曰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

之曰吾以女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遠復之曰

相承林次崖曰回知夫子之在天未喪斯文必死於

匡人之手子在回何敢死顏子知夫

子必不死於匡人可見聖賢自信處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吳孫右曰平子意如自多

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通義曰自多

註翼 吳蘇右曰大臣以人品論不以位論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 吳蘇右曰指非常之人謂道徒是也 曾猶乃也輕

二子以抑季然也 言二子非大臣而以抑季然矜夸之心也

註翼 李氏曰語氣當云子問大臣吾意子必舉一箇德業聞望非尋常所可及之人來問何乃舉一箇

箇由求來問也故下接言所謂大臣如此豈由求所可當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 黃勉齋曰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顧麟士曰因一亦字生此處不從二字因此處

不從二字伏下節小事或從之意尤見朱子集註化

工之 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中村氏曰不可者不

妙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問友章不可則止文意正同○不從君之欲從己之志亦只是互意以相發耳李岱雲曰其必欲行己之志者總欲全此事君之道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吳蘇右曰謂備一職之用而已但不可為大臣非尸位者比鄧

雉子曰但不可謂大臣耳亦不得太說壞今按而已二字對大臣而言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

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胡斐才曰夫

可奪深許二子使季氏聞此知二子必不為之牙

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

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

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

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季氏聞夫子之

不可奪之節不復萌不臣之心其庶乎二子可免不從之禍矣湯齋誤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此宰是家臣之長

註翼 胡期僂曰費季氏私邑宰邑長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賊害也害殘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

使治民適以害之盧未人曰只就害己說言質美未

廢內有害於己之德理有未明政亦未通外有害於己之業是賊害這個人子不可作貽害天下國家說

註翼 皇氏曰夫人之子指子羔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註翼 或謂民人二字不必分看可從凡此章本文集註學字當從淺說兼脩身為政說蒙引學之已成學字指為政之道說稼書謂似拘是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

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李岱雲曰以政為學之非聖人已不質與

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蔡虛齋曰子路方其使子羔為費宰之時未嘗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意此是因夫子責之而臨時杜撰以抵聖人耳其言本非是然失言之過小欺心之罪大故夫子不斥其非特惡其佞呂晚村曰二罪並發從重論非援輕例以曲出之也盧未人曰夫子不辨其言之非而獨斥其佞則言之失自見矣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學而下見左

傳襄公三十一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

年子產之語

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

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

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張彥陵曰惡佞是夫子平日之心也而是故二字則貼著子路來或曰是故二字見得佞之所

以可惡正在於此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卧反○皙曾參父名點

吳蓀右曰此亦以齒序胡斐才曰侍坐是夫子坐四子侍侍亦坐非立也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上聲多長於女汝然女勿以

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人苟拘于少長之分則心存嚴畏之意不舒展而欲其言之盡不可得矣故誘之盡言以欲觀其志一日長乎爾句見謙德母吾以句見和氣

**註異** 蔡虛齋曰此且教他盡言還未知是教他言箇甚麼至下條則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今按

集註以觀其志句蓋逆探下條之意設胡期僂曰一日謙言長之不多少也○爾指四子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

胡期僂曰君知而舉相知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註異** 胡期僂曰如或設若之詞吳棫右曰何以欲其言所以待用之具何如非問其人知後何等設

施也人曰則何以哉是言用世之志與盡各言爾

志之問不同故三子各就其用處言之由亦非復車裘共敬之對林次崖曰東陽許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已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不能知愚謂此說恐未是知弟子者莫如師況聖人乎他日孟武伯問由求與赤之仁夫子以其才對與此若出一口焉謂聖人不以其所欲為可乎大抵聖人此問亦是使各言其志以觀其自知之何如且欲因而可否勉勵之耳是即教之所在也觀其於由則哂之於點則與之可見矣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

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謂先遜讓也子路齒長固宜首對非謂先三子而對也中村氏曰兼言動

看攝管束也輔潛庵曰管束謂介乎兩國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對師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上聲哂微笑也

**註翼**

蔡虛齋曰此下三子皆因夫子則何以哉一句說起○看記者此處下箇率爾便知是對下面鏗爾舍瑟而作言詳之○千乘之國慢露出大字下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如當時齊楚秦晉皆地方千里或數千里豈特千乘而已哉然亦不可說是小國如勝之介于齊楚然爲下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說不耳○可使有勇勇敢之志果銳之氣以之戰則勝以之攻則取是以力言也至知方則是有尊君親上之誠而樂爲之致死矣是以理言胡期僂曰兩邊都是大國加是重有意今按對攝乎大國而言皇氏曰比至也吳孫右曰師旅泛說不作大國來侵○爲之二字重看包有善政善教在內有勇根善政知

**章** 方根善教如務農積穀于先簡閱訓練于後果敢以作其氣忠信以固其心皆爲之內事由與求皆曰三年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陸稼書曰有勇無志氣技力等項許白雲曰千乘之國地大事殷固自難治而攝乎大國則此弱彼強爲其所檢制而事有不在于己者爲尤難也興師旅則傷人殺人妨農費財饑饉則窮困流離轉死溝壑二者乃將危之勢難而又難者也子路僅爲政三年便有好勇知方之效可見大材是豈管仲之比哉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同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中村氏曰

之俟君子言非己所能胡期僂曰俟待也蔡虛齋曰君子猶言賢者則能盡

禮樂於己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也○至於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如此等事則以俟君子非求所能也

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蔡虛齋曰冉有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今按

**註異**通義曰求爾上讀或句爾汝也屬下文赤爾點爾同李岱雲曰可使與上只一般有勇知方者

民而所以使之有勇知方者則在上不必兩樣看蔡虛齋曰此

禮樂就化民上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禮樂教民之事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

方為盡道冉求所任者富民之事耳見得還缺一術

故明說出而不自居○以此見由求二子不但心術

者兼政教而冉求則只是政一邊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

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辭陳定宇曰求云如其禮樂以

於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為遜辭也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

謂祭祀林次崖曰宗廟是諸侯宗廟邢氏曰祭祀謂

諸侯時見形旬曰會眾頰音眺曰同諸侯會同於天子

馮氏云云此說亦未是蔡虛齋曰諸侯有四時之朝

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四時之外為會為同

四時之朝則六服分見也眾頰曰同王十二年不巡

符則六服一齊並見矣許白雲曰周禮殷見曰端玄

同殷即眾也改殷為眾也改殷為眾避宋諱也

端服許白雲曰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

謂之端玄則其色也章甫禮冠冠也夏曰毋追商曰

章甫周曰委貌後代轉以巧意改新而易其名耳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

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贊佐也吳蘇右曰按周禮秋官司儀職註云出

接廣曰擯入贊禮曰相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則卿上介大夫次介士末介此云願為

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任而居紹擯末介之列也

**註翼**胡期僂曰非曰能之言不敢謂能此禮樂願學兼明禮樂之器習禮樂之文說吳蘇右曰禮樂

不止于宗廟會同而宗廟會同乃禮樂之大者故著如字盧未人曰端章甫或謂諸侯服此以朝祭或謂相者服此以贊禮小註謂古者君相皆得服之則此服未審何據今就西赤講為順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

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竝去聲沂魚依反

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

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去聲歌也歇息

蘇右曰不是瑟音是鼓之意作起也胡期僂曰起對也今之者希漸漸住手之意

也揚齋謂三撰具也蔡虛齋曰死字三子言志子亦起者誤撰具也云云皆其素具也故曰撰莫春

和煦之時煦溫也陽巴川春服單袷音之衣陳定宇

衣袷袷衣至此時則衣無絮也金浴盥音濯也朱子

仁山曰或單或袷視煖涼為候是盥濯手足不今上已祓除是也

是解衣浴也今上已祓除是也蔡虛齋曰上已

也古今用此日祓除自魏後只用沂水名在魯城南

初三日祓亦除也除舊取新之意沂水名在魯城南

四書通疏

卷十一

論語先進

三十一

論語先進

論語先進

論語先進

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

蔡虛齋曰雖今之三月若非溫泉恐亦未

可浴故集註又附以地志溫泉之說有劑量矣

風乘涼也

和煦之時遊行之餘兼以溫泉之浴宜暫就高燥以取涼也

舞雩祭天禱雨之處

邢氏曰雩者祈雨之祭名使童男女舞之因謂其處為舞雩

有壇墀善樹木也

樹木明可取涼之地也

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

夫音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

動靜之際從

七容

容如此

舍金仁山曰此節釋其鼓瑟而於無中形容出有來李岱雲曰此是說他平日所得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是該他舉動氣象而言

優裕不待勉強著力自無纖毫欠闕處然唯聖人心與理一然後能體用兼備不待勉強自然若曾

曰此等句皆是就本文反復玩味以想像曾點胸次

輔潛庵曰天理既遂其流行則隨事隨處自然充足

哲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固未能如其

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

音洛其日用之常初

無舍己為

上聲

人之意

金仁山曰此節釋曾點所言

句乃眼前見在至平至實所謂素其位而行也初無

桐原曰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者莫春融和

之時沂水被除之事與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之

所宜為而目前之所可為也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者

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

重人必知我則方有以自見人不知我則將無所用

於世矣此哲之所以異於三子也人欲淨盡天理流

行動靜之間無往非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達而

其所窮而在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則與萬物各得

其所以哲之所對雖未及此而非倉猝而其胸次悠

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

見形句於言外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

不侔矣金仁山曰此節釋曾點言外之氣象李岱雲曰却是旁觀細味見其如此非曾點先擬其

有合於此而後言之也陳定宇曰直與至於之妙作

一句細分之上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

字蔡虛齋曰悠然悠寬緩也是無介累也與規規正

相反才蒙吉曰天流於上地流於下點之胸次流於

中上下與天地同流也中村氏

曰規規拘局意事為猶事功

故夫子歎息而深許

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中

氏曰本末其事之首尾也今按三子之志雖皆是實

事然氣象則不及曾點其事業猶有限量若點之氣

象則若充拓得去能使四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

所者也夫子之所以歎息而深許之取其氣象也

註翼

謂皇氏曰鼓猶彈也盧未人曰鏗爾一說連上讀

緊讀邢氏曰舍置也胡期僊曰何傷無害也蔡虛齋

曰亦各言其志也令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

志也與後面一句不同又按莫春者味其語氣不必

對景而言新安之說恐非也胡期僊曰冠者成人童

子未冠者中村氏曰童冠之人或七或五無拘於長

幼與多寡也皇氏曰吾與點言我志與點同也朱子

曰曾點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學者要須常

有三子事業又有曾點襟懷古始不偏薛敬軒曰曾

點言志便是道也者不可離也離非道也無物不

有無時不然○觀曾點之志雖至小之事不可妄為

是何也以無不在也○聖人與曾點言志處全在言

外胡期僊曰與點連鼓瑟希從容意思亦該了但重

在志趨高遠有中位育氣象上汪武曹曰夫子曰

三子者出曾替後曾替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

四書章句

卷十一

論語 先進

三十一

各言其志也已矣

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潛

庵曰子路才能非不足於此今乃見

西於夫子故請其說今按優饒也

註翼 李南黎曰曾皙後後是活字曾皙欲有所問故

非得失果何如○亦各言其志三子俱能勝任意已

在言外○已矣無他說也今按楊麻謂已矣二字亦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是嘆詞不可從又按曾點問三子之言亦好學切問

所以為聖門人物也非有矜意亦非有哂為邦之意

仁山稼書

說誤矣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吳孫右曰其語言之問

註翼 蔡虛齋曰為國以禮禮字該得廣讓特其本耳

陸稼書曰禮在設施上見讓在言論上見摘訓

曰存疑把禮做理看非是胡期僊曰其言其言志之

言不讓是直任畧無雍容退遜之意樂天齋翼註曰

看一言字便

見其小疵了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

者

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

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悲檢詞蓋亦許之李岱雲

其言不讓是在言之氣象上說點疑其言之以為邦

自任為不讓故以求赤之非邦為問以哂由不讓之

意未明欲借求赤以明之故曰微問聖人於求赤俱



言語氣象之間矣以其微問之故亦微答之也今按為邦以佐邦言非君國之謂也麟士說可從微不明也

註翼

或曰安見以下夫子之答胡期僂曰安見猶言何曾見顧麟士曰方六七十里五六十大都是

言伯與子男之國而不居公侯百里耳吳燕右曰安見方六七十里五六十大地雖小而非邦也者是則求

邦之事矣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

唯赤則非邦也與

而夫子答也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孰

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

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

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

好去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陳定

此條專言三子言志平實無高遠之意許白雲曰是揚三子今按優柔厭飲出晉杜預左傳序刁蒙吉曰

優柔涵濡而不欲驟也厭飲咀嚙而不能舍也輔潛庵曰優柔則無急迫之意故不至於凌躐厭飲則有

飽足之心故不至於虛妄其於進學先後之序皆身親經歷之必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自然步步著

實無有虛妄想之事若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則全是虛夸妄想者之

為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

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去聲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

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去聲不達為國以禮道

理是以哂之若達却句便是這氣象也許白雲曰第二條當作三

節看一節言曾點三子者之擬以上揚之特行以下  
 是抑之二節言子路等所見者小是抑三子三節子  
 路以下又是揚子路朱子曰曾點與聖人志同蓋道  
 體流行無虧無欠是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老懷  
 少信朋友底意思相似聖人見老者合安便安之朋  
 友合信便信之少者合懷便懷之惟曾點見得到這  
 裏聖人做得到這裏○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  
 但行不到所見處耳許白雲曰程子謂曾點便是堯  
 舜氣象亦以其物各得其所意上描盡然但謂之氣  
 象而不可謂之事業朱子曰三子所志雖皆實然  
 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子路若  
 達為國道理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既是天  
 理無許多費氣力生受○子路品格甚  
 高若打疊得些子驪處便是曾點氣象又曰三子皆  
 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  
 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言樂音洛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

之朋友信之少去聲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

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許白雲曰第三條

點蔡虛齋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者非謂其皆欲  
 為諸侯也蓋所謂由也為之求也為之只是謂其得  
 國之柄如管仲為政於齊子產聽鄭國之政之類今  
 按夫子不取謂喟然之嘆不發於三子而發於曾點  
 耳非謂不取其欲得國而治之也輔潛庵曰樂而得  
 其所者言隨所寓而樂自其斂於一己者言也使萬  
 物莫不遂其性者言物皆得其樂自散於物者言也  
 此聖賢之分也今按兩知字極精纔能知之而未至  
 其地也可以補前條與聖人之志同之說矣又曰曾  
 又按揚齋謂樂而得其所通物我言之不是

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詳公治長篇子

註翼陶謹之曰非諸侯祭祀與朝觀之事而何今按  
 所任者亦為國之事矣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則赤  
 之所任者亦為邦之事矣然則夫子之不陋求赤而

西由者其意在言之不讓而不在于為邦了然矣

顏淵第十二

九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黃勉齋曰謂此心所具之理如仁者以心之本體言全德者眾皆仁也中村氏曰本心理萬善悉備無闕之謂也 克勝也 朱子曰譬如相勝得他便是 己謂身之私欲也 或問克己之私有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輔潛庵曰人有身故有欲如飢欲食渴欲飲皆是也但欲有公私之不同此所謂己則指身之私欲

者復反也 輔潛庵曰反猶歸也如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節等級文文理即禮樂之禮孫詒仲謬鄧雅也 子曰不曰理而曰禮以有節文規矩之則也 為仁

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

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兩者字不

事詞下是指人欲天理之反私欲之已流於惡者也有身則有私欲有私欲則不能不流而為人欲所謂不能不壞於人欲也 山崎氏曰克己復禮朱子文集語類有做兩項說有做一項說兩項說為平實一項說為通快集註為兩項便是本文正意又按坐欲箕踞立欲跛倚私欲也坐而箕踞立而跛倚人欲也坐如尸立如齊所謂天理也克去私欲不箕踞而如尸不跛倚而如齊所謂勝私欲而復於禮也故為仁者以下言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不人欲本心之德因復全於我而為仁矣故曰克己復禮為

論語 顏淵

也歸猶與也蔡虛齋曰與許也九物與人便是把這物歸他稱道人亦然把這好名目加他便是把這箇歸他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

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盧未人口

日用其力之一日亦不同彼謂一日工夫尚在後面

此謂一日工夫都在前面言平日克己力到功深至

於一日己無不克禮無不復即一旦豁然貫通之意

蔡虛齋曰天下者盡人之詞此天下不可說管東邨

西云云須要活說陳定宇曰甚又言為仁由己而非

速以一旦言至大以天下言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吳蘇右曰

對人言中村氏曰非他人所能預是見其不得已

用力意今按其機在我而無難言外餘意故曰又見

刀蒙吉曰機如弩機之機撥即轉者也機在人則

我束手故難機在我則我操之而我發之故無難也

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

可勝平用矣陳定宇曰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

如此便了須玩味淨字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

也今按私欲淨盡則不壞於人欲故天理流行而仁

不可勝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

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

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胡桐原曰程

明天理界限之分今按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

私意即人欲也克盡己私則不壞於人欲而天理全

矣己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胡桐原曰次說又明克復之功非一旦而已也朱子

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

耳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

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天

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胡雲峰曰集

欲未嘗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足之今按孫詒仲

議之不是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

論語 顏淵

九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者故云然陸稼書曰大全止就剛柔言刁蒙吉復推廣之曰如性偏好貨則從好貨處克將去性偏好色則從好色處克將去性偏好名則從好名處克將去孫詒仲曰蒙引云兼理與氣質言未嘗

註異

朱子曰顏子問却是初學與曾子唯時不同○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朱克升曰仁以德言呂晚村曰克己又要復禮與克己便能復禮語殊理一正為天下自有克己而禮未克己者必復禮而後克己之盡譬之治亂克己只是戡亂之功雖寇賊畧平然瘡痍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己治己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革不試耳盧未人曰一日克己復禮與上句克己復禮不同上用功言克己以復禮也下以成功言己克而禮復也朱子曰天下歸仁言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却說得實至揚氏以為天下皆在吾之度內則是謂見得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圍於其中則說得無形影呂氏克己銘如洞然八

荒皆在我闡之類同意蔡虛齋曰兩箇為字都一般不然而則註所解之為仁乃為仁由己之為仁矣山崎氏曰蔡氏說得是也今按中庸小註朱子說是未定之說諸家從之者非也又按為作造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

顏師古曰凡言條件者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焉條件分次也胡期僊曰克復之條目可

以依據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又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陳定宇

二者者界限之間林次崖曰於曰己曰禮曰為仁畧不問及直請問其目可見其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無疑孰為己在所當克孰為禮非禮者己之私也山氏曰集註非禮者己之私也與前己謂身之私欲也賞來解之乃謂身之非禮不指外之非禮也若曰謂

非色惡聲則勿視聽與勿言動語意離矣感興詩顏  
生躬四勿謂身勿非禮中庸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  
以脩身也亦此意今按己  
對人而言身也私私欲也  
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  
不中去聲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輔潛庵  
禁止之辭是釋勿字之義人心所以為主而勝私復  
禮之機是釋勿字之用也必也心為之主宰然後能  
有所禁止而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此所以為勝私復  
禮之機也蒙吉曰禁者防閑之意止者過絕之意勝  
私復禮之機機字即在我而無難之機山崎氏曰勝  
私功也私勝効驗也猶言格物物格也今按私勝  
以下釋夫子之所以特以勿字教顏子之意也許白  
雲曰身之接於物者事事合乎節文而無一毫私偽  
即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即為全體之仁中  
村氏曰此即是聖人地位克而復之標準也  
事如事  
事之事見書說命篇史記陳平世家曹參世家陳定  
字曰上事字是用力活字下事字是死字

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平之  
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斯語專指四勿不必兼上  
獨二子有請事之對何也朱子曰二子蓋度其能踐  
其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克是對而記之也今按  
疑字輔氏以疑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  
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蔡  
齋曰程子由乎中而應乎外一句帶四者身之用也作  
截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自為一截朱子曰由乎中而應  
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是自家做工  
夫處○伊川說由乎中而應乎外是說視聽言動四者皆  
由此心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却是就視聽言動上克去己  
私做工夫許白雲曰謂視聽言動四者是身之接物處皆  
是心為之主心之動而外應之當外動處制之以禮乃所  
以養其心而全乎仁也意專在制外上由中一語特明

論語 顏淵

其當制外爾山崎氏曰中心外耳目口體孫詒仲曰  
 蒙引以四者皆為外謂不當分外入內出也蔡氏  
 者皆由中出不當分外入內出也蔡氏顏淵事斯語  
 又以視為自內出聽為自外入更不必顏淵事斯語  
 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  
 箴以自警陳定宇曰進進步幾及之意朱子曰服猶  
 守也今按箴者諫誨之辭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  
 戒也若箴之療疾故名箴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  
 物無迹操平聲之有要視為之則物虛無形也言心之為  
 應物無蹤跡而不可捉也然操之有要處即視處而  
 為則所以操之也精里先生曰為猶立也則法也即  
 視處而立法則不敢安視也又按語錄蔽交於前其  
 謂視為操心之準則恐是未定之說  
 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許  
 雲曰蔽交兩句言其所當制之兩句正是工夫  
 後兩句是効驗蔡虛齋曰此蔽字作死字看制之於

外不為所蔽也制之於外應蔽交於前以安其內應  
 其中則遷克己復禮此視上之克己復禮也胡桐原  
 曰蔽交於前云云因有所見而心為之動也制之於  
 外云云禁其視之非禮則心得其平矣陸稼書曰刀  
 蒙吉解蔽交於前兼不正之色不正之書二意今按  
 陳氏謂蔽指物欲之私而言非蔡虛齋曰久而誠矣  
 謂從容不勉地位是仁之極致也又按制禁制也其  
 以安其內謂不失心之德也蒙引以為復禮失之其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輔  
 庵曰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之性  
 也今按本乎天性猶言凡人之聽本出乎秉彝之天  
 性故能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也蔡虛齋曰知  
 字從知覺上說謂知誘於物而為物所化也正即秉  
 彝之性也葉平巖曰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卓  
 又按知性之神明物外物輔氏陳氏說不可從卓  
 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卓特立也朱  
 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防  
 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也陸稼書曰刁蒙

論語 顏淵

吉解聽箴開邪兼防其淫聲防其邪說今按上兩句是  
是先覺之事以成効言下兩句是學者之事以工夫  
言陳天台說固非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  
非闇齋說亦非

躁妄內斯靜專也胡桐原曰心有所感必賴言以宣布  
也今按發發言也躁不安靜也妄逆

榮辱惟其所召專就理欲上說是克己復禮正意矧  
是樞機以下四句則就利害上說○樞機不是謂人  
心之動有善惡因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為樞機此  
說且與易大傳本意不同如此則心是樞機不是言  
為樞機矣只下文與我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便  
是此一句只云言語是人之樞機所在而下文便說  
出云陳北溪曰言非禮則起爭言以禮則生愛蔡氏  
曰出好則吉則榮與我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  
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可不謹哉孫詒仲曰蔡氏  
分吉凶榮辱自確蒙引云傷易去聲則誕傷煩則支己  
是六件不可分貼未當

肆物件五故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陳北溪  
輕快之謂誕者欺誑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  
之謂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迸出者乃煩中之失  
也今按易與躁妄與煩不同勿混北溪說誤又按肆  
放也恣也悖逆也言不從我意也悖亦逆也不順理  
也違與理違也蔡虛齋曰非法不道一句只登非禮  
勿言一句用反韻為協耳欽哉訓辭指非禮勿言也  
胡雲峰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  
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  
字非矣又按此說極是朱子又曰言箴其動箴曰哲  
說許多若如諸家說則無許多說話

人知幾下同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去聲守之於為葉平  
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立志之士勉  
勵其行故於所為而守之朱子曰思是動之於心為  
是動之於身○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慮  
間便見得合與不合與不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中  
村氏曰此雖兩般人而學者當兩脚著工夫今按思  
字思行之思也非思視思聽之思孫詒仲誤又按以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論語 顏淵





及物兩者俱心上用功不可分體用亦勿分心之德  
 愛之理今按持己及物說得沉私意人欲也以見于  
 應事接物之際者言孫詒仲作在內者看非敬以持  
 己則應事者皆無自肆之私意怨以及物則接物者  
 皆無自利之私意故操存既久則心德亦  
 全而仁矣是以夫子教仲弓以為仁也 內外無怨  
 亦以其効言之使以自考也 陳定宇曰上章天下歸  
 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  
 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尚有  
 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李岱雲  
 曰朱子云若只以下兩句作効驗說却幾乎間了這  
 兩句蓋內外無怨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  
 天下歸仁亦是如此可見上章說歸仁未嘗不要自  
 考虛齋謂顏子不消自考是甚 程子曰孔子言仁  
 麼話說今按亦字承上章來 ○程子曰孔子言仁  
 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  
 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

朱子曰程子也 不是就經上說但且就他這二句上  
 看其氣象是如何 ○亦須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  
 守之今按看想見也李氏曰此言無大小輕重隨時  
 隨地都是敬自然心廣體胖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  
 此以其無不敬之後言也而所以致此者吃緊處只  
 在謹獨孫詒仲曰蓋謂敬則無私意自有此氣象非  
 謂敬不可勉強拘束必須有此氣象也陳新安說未  
 得程子之意許白雲曰蓋有謹獨工夫然後能如此  
 實承祭今按此說得之雙 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  
 峰說誤孫詒仲從之何也 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  
 諸中而後見 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  
 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  
 敬也 陳定宇曰此程子推夫子言外之意而言之朱  
 通義曰儼若思出禮記曲禮文儼然如有所思靜以  
 存敬之貌今按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與淳于髡所謂

有諸內必形諸外同意以自然之勢言陳愚按克己定字曰觀其動時敬則其靜時敬可知

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

持守○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

克復乾道是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今按言二子同問為仁而夫

即此而見矣高深言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顏子下淺言仲弓

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朱子曰持敬行恕雖禮然只一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今按持敬行恕雖不若克復之一上便做了亦全體工夫非告司馬牛樊遲舉一端者之比所以為坤道也所以無己之可克也

註翼李岱雲曰按出門使民時亦是如此主動時之敬言

易得走失故益當着力耳即出門使民亦是於無時無處不敬中抽出二言之非但舉二事而推類到

列事也兩如字不是形容之辭出門人便視為小事見大賓人便視為大事使民人便視為輕事承大祭

人便視為重事大事重事便敬小事輕事便不敬矣惟不論事之大小輕重皆一以兢兢業業戒慎之心處之

方見敬之密處二句都是實理莫作相形說邢氏曰大賓公侯之賓也皇氏曰大祭祭郊廟也如承事大

祭胡期僊曰若有所承孫詒仲曰不欲多施之不欲如不孝不弟不安不富之類乃不欲之不甘於理者

精里先生曰在邦在家通上下言問怨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朱子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

底是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史記作耕向反亮

黉徒回之弟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論語類淵

卷十一

四十一

訥音刃。○訥忍也難也。盧未人曰：訥字有二義。忍謂是言不輕出。中村氏曰：若有所忍，二句兼忍難二意。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

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林次崖曰：放則有以檢其身，於言語必有斟酌，有揀擇，不可言斯言，不可言則否，商量籌度，至再至三，而後發，不敢輕

易。李岱雲曰：註下一若字，正見自然形出，來也。蔡虛齋曰：謂仁者之德不止此，此特衆德中之一德耳。小

註四勿中之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

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蔡虛齋曰：多言而躁

言既傷於煩而發得來又不仔細，著思量方發。陳北

溪曰：去煩而簡，友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常定於中。

然後入德，次第皆可漸進，而仁可求矣。今按謹得言

語不妄發，即存心中之一事故，曰所以為仁之方不

外是矣。

**註翼**

今按仁字與前二章同。朱克升謂以德之一端

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此夫子告司馬牛之本意也。

呂晚村曰：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

其言也，訥則不是。訥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訥則是

仁者自訥，非訥言即仁可知。陸稼書曰：註心存不放

四字說透言訥原故，且勿入講恐碍下節。今按訥言

即是存心，然存心則是全體工夫。訥言則是一事工

夫此章是就司馬牛身上說，故舉一事工夫，孫詒仲說誤。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

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

以此。仁意疑也。以見於外者，言故曰：蓋心常存，故事不

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聲者非強，聲閉之

而不出也呂晚村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認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則為疆  
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為仁道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今按司馬牛錯認其言也認以為強閉之而不  
出故疑未足盡仁故夫子推明仁者言認之故以曉  
 之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其易

○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

人之言亦止此為是言初是就牛之病處說故以為

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御音之則

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聲其病而終無自以入

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

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

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輔潛庵曰人之躁者多忽小

己之實病而唯世之虛美是求故教之者要當直指

入德今按高是語顏子者下是語仲弓及司馬

牛者大是語顏子仲弓者小是語司馬牛者

註翼胡期僊曰斯作即字看陸稼書曰難非力行之

是翼註以心言非吳諫右曰為字泛說允專指為仁

說者非是○得無二字是自然意不待強閉而自有

不得不認者在也盧未人曰得無二字有不得不然

之意此見言之初由為之難為之難由心之存心在

則仁在是矣故曰仁者其言也認李岱雲曰用得無

二字要他從此內細思量朱子曰譬之屋克己是大

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認是箇小門

雖皆可通然小門便透廻得些是它病在這裏如先

難後獲亦是隨它病處說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魍作亂見左傳哀十四年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未

人曰夫子之意亦知牛之無可奈何但欲自盡其在焉耳

註翼問君子又未曾說到家難如何夫子便與他商

量處向魍之法乎夫子因其常懷憂懼故以此開導

之其實君子之體象如此非專為處兄弟之患而然

也不憂不懼與上章其言也同是現成體象到內

省不疚乃推出工夫致此之所以然其間然有至義

處變之道亦在其中耳孫詒仲曰憂懼皆在心蒙引

憂在心懼作事非也憂懼皆是禍患未至時存疑云

憂是愁禍患之至懼是禍患至而驚恐亦非也蓋憂

懼皆是禍患未至時心常憂懼其至但憂是愁慮懼

是怕恐為不同耳○憂是憂有禍患馮氏云憂其兄

非也李岱雲曰就君子身上大槩說則不憂不懼自

兼常時得失變時利害而言他解因對向魍作亂單貼禍患畢竟未全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

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告之以

此疚病也盧未人曰是自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

心故能內省反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

去而忽之也金仁山曰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此二句

聲子心胡期僂曰不疚是俯仰不愧今按言不憂

不懼不是易事未可遽以為易而忽略之也仔細商

量著力用功要到不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

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上排遣

之也陳定宇曰無入猶言無往盧未人曰自得是足

乎已無待於外意王觀濤曰即心泰然意今按

排斥也遣祛也逐也

**註翼**

李岱雲曰省只是時時自家省察既無疾病自無憂懼耳非臨得失禍患之來乃內省也今按稼書以臨事言者非正意孫詒仲曰內省不疚則心廣體胖不愧不怍雖有意外之患非己所致而心自無憂懼也蒙引云內省不疚則禍患無自而至固不至於憂懼存疑云內省不疚則禍患無自而至固不至於憂懼愚謂此非夫子云何憂懼之意也內省不疚豈能保無意外之患乎須知君子未嘗無禍患但以內省不疚而心自無憂懼耳○內省不疚以平日凡事言牛不與向騃作亂之事固無所疚然他事未能不疚也故子告以此使之但求如君子之所為無愧而意外之患有不足慮耳胡期儂曰自反常直幽則合于神明則合于人禍患無自而至固無可憂懼即有意外之患而理順者心安理直者氣壯又何憂懼不足以及盡君子乎李氏曰多言而躁則見易不見難多憂多懼則又見難不見易合來只成一箇虛言無實用之人上章說為之難便是教他心存此章說內省不疚便是教他理得然心存便理得理得亦必由

於心存則究非兩箇工夫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吳蘇右曰司馬向騃

欲弑宋公弟子傾子車同惡故司馬牛憂之

**註翼**

蔡虛齋曰憂曰含愁而言也胡期儂曰我對人字看獨對皆字看亡作無字胡斐才曰有而云亡者言雖有若亡也胡桐原曰牛知其必不能保身故言亡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

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陳北溪曰為以做事言朱子

下為字不以人言輔潛庵曰順謂不拂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又按天字以理言

之故命字亦以正者言孫詒仲謂以氣言湯齋謂大槩說之俱不是

**註翼**說約曰述所聞止此下一節商自言也蔡虛齋曰子夏此二句意謂無兄弟也著罷了憂之無

蓋下文又告以自不必憂言能脩己而不失人則自有許多兄弟何必憂焉又是一意今按子夏亦知至此牛之力無可奈何故告以不消憂之意而慰之耳

非謂初不盡乎人而唯聽乎天可也輔潛庵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虛未人曰一屬死生一屬富貴互文耳子夏述此言只取天命二字謂無兄弟亦天命之勿以死生謂難將死顧

麟士曰如此則牛無兄弟亦命也天也在言外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頂上又當脩其在己者指本故又言苟能

持己以敬而不問去聲斷反徒玩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

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又言子夏自言也非

之辭吳蘇右曰敬則我無過自起人之愛敬恭則待物中節而自得人之愛敬又按皆兄弟也言人皆愛

敬之如兄弟此即是兄弟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也故註云云新安說非也

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寬寬解也子夏言人

皆愛敬之如兄弟則雖無親兄弟可也是不得已之辭也其實他人之兄弟豈真若親兄弟也哉此集註

所以欲讀者不○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

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

病矣廣開廣也圓全也滯止也輔潛庵且子夏知此



而以哭子喪禮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則以蔽於愛而  
 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輔潛庵曰以至哭子喪  
 在子夏之身而不自知故為蔽於愛昧於理而不能  
 踐其言由此觀之則學者其可自持其所已知而不能  
 務朝夕兢惕以自點檢今按哭子喪明之事其實否  
 未可知而集註載之者蓋為學者也輔氏說得其旨  
 註翼饒雙峰曰敬在心恭在容今按君子何患乎無  
 不得已之辭所謂成無差等了皆指此  
 李衷一李岱雲俱不是集說從之誤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  
 又將漬而不驟也浸漬也灌漑也滋浸也潤滋也漸  
 漸次也漬浸潤也謂水之潤物其

浸以漸也驟馬疾步也譖毀人之行也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

害切身如易所謂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肌膚也易剝

之六四剝床以膚象曰切近災也剝落也床安身之  
 坐者切迫也吳艸廬曰言剝床而上及於人之肌膚

也愬愬己之冤也愬訴同冤屈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  
 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

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迫近也逼也暴猝也急也二者難察而  
 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謂明而不蔽於近謂遠矣

黃勉齋曰不為目前之言所惑而深究乎人心之微  
 今按二者人情之易所惑猶物之蔽于目前也故曰  
 近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  
 反減也以致丁寧之意云饒雙峰曰必者料想之辭輔  
 潛庵曰子張務外好高於事

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此二條以告之使子張反之身而有反覆言之耳故曰繁而不殺○揚氏曰驟而語之與

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

則明之至也書中太甲曰視遠惟明又謂而下與內註

氏曰視遠惟明楊氏引用意與書本旨異蔡虛齋曰遠字與本章不同

註翼蔡九峰曰明通明也呂晚村曰子張止問明夫

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此二端最是

極近而易蔽者正指點子張反求於近耳李岱雲曰

此夫子舉能明者與子張做箇樣子若單在浸潤膚

受不行上做工夫則反察察而無當於理矣此是偶

舉近之易蔽者以為言若求明工夫在居敬窮理上

不得混看○可謂已矣都是現成稱贊口吻因明字

尚不足以贊之故又加遠字只是一箇道理並無兩

層李氏曰朱子云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

夫曰贊之則不過仍贊其明而已非於明之外添箇

遠字未人曰不行一說主聽者言謂不行其譖愬也

一說主譖愬者言謂其計不行也還主譖愬說為是

今按明是通透遠是不蔽于近蔽于近則不可謂通

透明裏便有遠非兩層亦非體用故曰繁而不殺明

之至還是圈外註不得混看諸家多誤看不可從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

叛也林次崖曰是時兵食猶在民間註謂倉廩是民

然後教化行謂教化得行也非謂至此方行教化也

又如仁謂教化浹也又按實滿也脩備也倉廩實制

田里薄賦斂之效武備脩比什伍時簡閱之效民信

之矣崇學校明禮義之效陶謹之曰然後二字指成

功說王罕皆曰集註恐人認作止足

**註異** 孫詒仲曰看來民信句以見成者言足食足兵也足食足兵止是云食足兵足耳乃謂必食足兵足又民信於我然後可謂之政也盧未人曰三者皆自為民言之中村氏曰初政教養並施其立教也在人君以身先之而結信於民亦在其間至於兵食死備民得安飽然後教化流行民信於上而不離叛邦基乃安固矣呂晚村曰按民信之矣信字聖人原說得較輕只是民信服于上耳未指忠信誠信固言之良也到子貢分三項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今按此說可從李氏非之誤許白雲曰夫子最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極言之謂此實理人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前民信之信則後信字之一義也又按之字指君上言吳孫右謂指下不是又按子貢問政夫子只以效言未及施設之方者子貢平日曉解也與答葉公以近說遠來同意陳新安謂民信一句以效言矣誤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盧未

人曰蓋食足則民有生氣信孚則民有死心即無兵而守固矣今按解所以言去兵之意也孚信之在中也者

**註異** 李岱雲曰是當國家有事危急時倉猝之間以政投我三者欲兼修之而不能故議去兵者猶

言少也言少得那一件耳陸稼書曰所謂去兵亦不是全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缺未暇補也戈矛車甲之弊未暇修也蒐苗獮狩之制未暇講也今按李陸二說極是孫詒仲說非吳孫右曰兩不得已如云時窮勢急智盡力竭而不能為全盡之謀不必太泥如何樣不得已○兩去字非己有而去之不能兼全而去之也滙參曰去者緩之也非裁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陸稼書曰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若夫信者乃人雖人而質不異於禽獸身雖存而心則已死矣何以立於天地間不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以下說出本文言外之意言為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故為政者當寧死而不失信於民而○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輔潛庵曰非於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據理之極而於膠轕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不能如此答之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常人之情言

之則倉庫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故禮教之獲效在食兵既足之後所以首節民信一句在最後也  
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所以末節曰去兵及無信不立也中村氏曰先字相先之意與本文先字不同  
註翼孫詒仲曰愚按自古有死民無信不立之言則去食兼君民無食言非以公家無食不括索民而為去食也須如存疑說如張巡守睢陽城中食盡而必不棄城就食是去食存信也吳孫右曰自古有死二句正言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之意也今按本文信字以民言或者謂朱子通上下言之安甚陸稼書曰不必說到無信亦同歸於死如此則仍在利害上計較了林文崖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以處常言也此可見守經以行其常達權以通其變而為政之道無復有餘蘊矣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註翼** 吳孫右曰首節君子兼德位言謂有主持世道之責者二節君子以德言與末節註中君子不

同持己接物之際九崇本而務實處皆謂之質九可觀而可美處皆謂之文此只在言動上見不主禮上

說也常說把忠信誠確當質字看恐此四字質不足以當之胡期僂曰以用也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崇本質是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

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金仁山曰駟四馬也古者一車四馬故曰

駟謂言出舌雖駟馬不可追而反之李岱雲曰按註意是將惜乎二字一頓夫子之說君子也是見其言

有君子救時之意乃是揚他一句然言之太過失大中之理故駟馬不能及之而可惜也觀註先提起夫

子之說君子也句方用然字轉下而以惜字應之可見

**註翼** 王觀濤曰意主救世故曰君子言過於激故云失不可追唯有此意而乃為此言所以可惜胡

期僂曰夫子指子成之說指上節所言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其郭反○鞞皮去上聲下同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

相無解上二句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

小人無以辨矣賢士大夫小人謂野人也兼德位言

夫音扶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

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楚宜反胥失之矣饒雙峰曰

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末本則重末則輕然盡

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與子貢昏失之今按矯正曲也差等也昏皆也

**註翼**

陸稼書曰上二句只泛言文質之不可分虎豹

儂曰虎豹比君子犬羊比小人金仁山曰惟有毛則可辨其為虎豹為犬羊爾言無文則君子小人上下等差皆無所辨也今按虎狀如貓而大如牛黃質黑章豹似虎而小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

稱名者以尊君也不稱子者以別孔子也史文璣曰孔子非不

當稱名持以此書門人所記孔子固當敬君門人又欲尊師故稱姓以異於常既可以表敬君之禮稱子而不稱名又可寓尊師之意幸我之不書名偶失之耳蔡虛齋曰齊氏以孔子嘗為大夫只稱姓而有若只為庶人故稱名此說意度之非其說亦淺近難通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

以足用也

林次崖曰夫年饑民正賦且不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今後加賦使國有餘積

以備饑年不致臨時缺乏不是目下就欲加賦也陸稼書曰蒙引謂不可曉蓋未得此耳今按李氏以為太迂不可從

**註翼**

胡期僊曰年饑歲時荒歉今按用不足貢則賦稅不能辨助則畝之所產少也須兼貢助看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

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

謂之徹

許白雲曰周代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同溝而無公田都鄙用助法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蔡虛齋曰徹兼貢助二法此言同溝者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也此言共井者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也今按計畝也六尺為步百為畝程子曰古者百畝止當今

之四十畝以貢言之則凡將同溝千畝之田耕種各  
 收其一是計畝均收也以助言之則凡將公田八十  
 畝耕種耘刈皆共治之是通力合作也八家各收私  
 田百畝所得之穀是計畝均收也許白雲說陳定  
 宇曰以通力均收二句照應通也均也之訓又按蒙  
 引以為太泥不可曉盧未人曰貢法十中取一助法  
 十外取一註只云君得其一民得其九者非專言貢  
 亦言其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  
 大率耳  
 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今按十夫有溝八  
 家同井逐畝十取其一二也蔡虛齋曰稅畝稅  
 其餘畝也餘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  
 民也呂晚村曰宣公稅畝只是加稅于餘畝徹法未  
 嘗廢故註專行二字是公田民田不嘗亂豪強  
 兼并自是孟子時事吳孫石曰按上節註意欲加賦  
 此節註欲公厚民兩欲字是推其意且勿露林次崖  
 曰既欲薄賦又欲安用如何濟得  
 若不節用只著民富來供我亦難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

加賦之意不喻其旨謂不喻  
 其欲加賦之意也

註翼呂晚村曰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  
 但知為吾計忘却百姓有若謂若果為吾計正

當足百姓故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  
 李岱雲曰此如之何是怪訝之辭

註翼蔡虛齋曰有若之對非所問也然意在節用以  
 足民則亦未必無補於用之不足也張彥陵曰  
 盍字宜玩如云昔也徹行而足今也徹廢而不足則  
 權之足與不足之間何不依先去行徹法語意虛活  
 要他想不到行徹法的好處出來樂天齋翼註曰宣公  
 稅畝亦不曾廢了井田只是徹法外又加履畝之稅  
 今但革去履畝之稅便是依舊行徹耳陸稼書曰徹  
 法行而三家不得自肆大全朱子亦有此說然須知  
 是餘意不  
 可作正講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朱子曰蓋

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有中村氏曰二獨字對本文二與字正是一體意有

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去聲同為人上

者所宜深念也君民一體謂君之足全係于民之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井地均穀祿平

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

上下寧憂不足乎仁政必自經界始出孟子滕文公

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蔡虛齋曰溝水界也塗

陸界也封土堦也植種木也瞿昆湖曰正經界者使

彼此之分限大明公私之疆域不亂蔡虛齋曰井地

均民之所耕田言穀祿平以君之所取稅言軍國

如言千乘之國以軍計也○軍國之需如朝觀會同

之費祭祀兵革之供頒賞往來之給人君飲食服御

之用皆以是為準而節其用度又按經界雖是孟子

時事本為行徹而發也故楊氏引來為言孫詒仲謂

恐非有子之意未考也須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

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具

言本出孟子白圭曰章桀夏之末帝彌謂不可改也

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

而上下困矣饒雙峰曰征斂無藝則下困費出無經

賦藝極也今又惡平聲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註翼姓胡期僂曰足是富厚不足是貧乏張彥陵曰百

謂君民一體也後來多將與字作取與之與曰君之

四書貫流 卷十一 論語 顏淵



足民與之仍從取法中講利害失有子之意矣李岱  
 雲曰或問云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共其不足  
 者民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可見與  
 字只作共字看見君民都在徹內并地既均則穀祿  
 自平即均無貧和無寡之意今人誤當取與之與見  
 孰與君以不足則仍涉利害上去非本旨也輔潛庵  
 曰有若之言始末有序而不失其本旨此所謂似平  
 夫子者也熊勿軒曰按論語有若之言九四章一言  
 一信言禮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徒義則日新蔡虛齋曰內主忠信使  
存於心者無一念之不  
 實而外徒乎義使其於事為之間無一毫之不當理  
 夫主忠信則本立徒義則日新德其有不崇乎故曰  
 崇德也人之進德必先立箇實心了然後就事上  
 處要合義方能崇德如孝弟必立箇孝弟底實心  
 有愛親敬長之實心則大本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  
 弟者若何而為溫清之宜若何而為定省之節若何

而為恭敬遜順之道未合宜便教合宜未十分合宜  
 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  
 德崇○本立是德之基址立在此日新是從此進  
 進於善去虛未人曰日日皆有實得是謂日新

註翼

德字蒙引專以心言不可從蔡虛齋曰惑者心  
 所蔽也崇德積之而高也辨惑者祛其蔽也不

曰辨惑而辨惑者必有以辨之然後有以祛之包氏  
 曰辨別也朱子曰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  
 做主吳孫石曰忠信不分只是個真實而無自欺  
 之心邢氏曰徙遷也胡期僊曰義事之合宜處陸稼  
 書曰二者雖是一串而實有兩項對說為是○主字  
 是崇林次崖謂主忠信未有工夫徒義方是工夫俱  
 謬麟上不取饒而取林不知何也孫詒仲曰忠信雖  
 未見於事然使吾心無一念不實非治心之工夫而  
 何須看一主字李氏曰要主忠信工夫在於立誠要  
 徒義工夫在於致知力行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愛惡人所不能無。然死生則人皆有定分，非所以愛惡之可得也。故非可得而欲也。生，生活之生。以愛

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

甚也。蔡虛齋曰：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只都在是惑也。一句內註如此，區別也。見得本

云四句有兩截意。

註翼：中村氏曰：愛惡只以心言。陸稼書曰：存疑謂愛

惡，只作一人看。看來上二句還宜開說，不必專

主一人。既欲二句方專指一人看。孫詒仲曰：若云愛

惡，只作一人看，則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即是既

欲其生，又欲其死矣。今按李岱雲說不可從。吳蓀右

曰：既字又字正見他心為欲蔽，反復不常意。李岱雲

曰：是字正承上指點其辨之下手處。陳定宇曰：欲人

生死，意于張或有此蔽，故因言之。蔡虛齋曰：此皆指

言其惑之所在，辨意在外，答樊遲亦

然。凡用心於理之所無者，皆惑也。

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鄭玄夫子引之以

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此詩所言不足以

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適足以此取異，事可惡之行也。程子曰：此錯

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

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胡桐原曰：集註例以前說為長，然以舊說而姑存之，非兩

說並存之比也。朱子曰：如伊川說，則是富。○楊氏

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

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朱子曰：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

有以輔人之仁也。輔潛庵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

徒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乎張也，難與並

為仁蓋務外而不務內者故告之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中村氏曰註記夫子適齊

年者以下文夫子之答有關時事也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

夫陳氏厚施去聲於國景公又多內嬖音閉而不立太

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道

之大經猶言人事當然之大者蔡虛齋曰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則君不君臣不臣矣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父不父子不子矣夫子告之以此非不告以政也根本所在一失徒法不能以自

行矣故曰有關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  
度夫子之意良有以也中村氏曰失政謂失其道非  
失權田敬仲完本陳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  
孫詒仲曰或云注內嬖乃誤引桓公事愚按左傳所  
云燕姬鬻奴等非內嬖乎何必以多內嬖為止是桓  
公事也又按陳氏厚施謂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之類也景公不能以禮為國故陳氏厚施於國不立  
太子故諸子各有間適之意也君臣父子之間皆失  
其道者皆由景公致之故夫子告之以此

**註異** 蔡虛齋曰君君臣臣父子謂君便當是箇

子詞語是如此不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然其所  
以君君臣臣者則在各盡其道上來此乃政事之根  
本而非其條目也然亦不可謂此非政事也今按不  
必從吳孫右李岱雲說吳孫右曰君成個君權不旁  
落臣成個臣威不上侵父成個父恩不偏嬖子成個  
子愛不奪嫡豐君臣父子四字然有循名責實之意  
中村氏曰四者重責成君父意猶云必君君而  
後臣臣必父父而後子子又按李氏說不可從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

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景公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能食也其後啓弑君篡國之禍而果如其所言也中

村氏曰按景公卒立晏孺子荼田乞弑荼專政乞子

成子桓又弑簡公桓之後○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

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

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

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謂景

父之道而使臣子亦各盡其道也說而不繹夫

子之所以末如之何也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註翼

徐自溟曰夫子意在責成君父景公果善其言

則當反其所以為君父者何如則臣子之經自

此定矣乃其言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

是不揣一個頭腦而欲大家分任其責又安能以君

而制其臣父而制其子也哉中村氏曰善哉乃有感

而嘆之詞胡期僊曰信誠也如假如蔡虛齋曰雖有

粟吾得而食諸言必至危亡也胡斐才曰決決全齊

雖多米粟終非吾有吾焉得享而食諸今按粟字泛

說不必指天祿說

邢氏曰諸之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盧未人曰我之片言

也朱子曰言未畢而

人已信折斷丁亂也蔡虛齋曰斷者一條斷作兩段

之也折斷反也折便是分判其孰曲孰直而兩

之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

畢也忠信則其言真實明決則曲直判然所以言出

而人信服之也蔡覺軒謂忠信則人不忍欺明

決則人不能欺誤陸稼書曰忠信明決四字說約謂上節勿露亦本蒙引冉永光謂難道夫子稱許子路全無所指而必待記者補耶用出忠信明決亦無妨○忠信明決該得廣輔氏蔡氏皆就折獄說故蒙引以為小然蔡氏說亦渾李岱雲曰信是信其忠信服是服其明決

**註異** 呂晚村曰片言可折是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繫無宿諾句以揣證夫子可以之意此須于兩節夾接頭領會李岱雲曰按此章全是以子路之忠信明決足以信服人而舉折獄之事以斷之胡期僊曰獄是詞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見孟子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至當踐之時不留謂之急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非未當踐而急踐之謂也此以見反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

素也李岱雲曰平日之無宿諾者有素所以取信於人今按謂平素涵養忠信而不失也○尹

氏曰小邾射射音亦小邾地名奔魯曰使

季路要平聲要我吾無盟矣則我不須與魯盟矣千乘之國

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事見

左傳哀公十四年魯千乘之國也其盟若一言而折宜信者然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

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三句發明前節只以忠信言少了明決意

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二句發明後節以證前節之意而不及明決可見後節未

必明

**註異** 胡期僊曰諾是許中村氏曰按舉此一事以見其平素主忠信而無少失明決意亦雖寓其中

然非本旨所在不必說及折獄便是其所養之忠信有以孚於人之一端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

無訟矣李岱雲曰按聽訟是在訟後故曰治末塞流

忠信明決聽訟之道也直者伸之曲者折之弱者扶

已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此無訟

之道也民有常產則有常心此無訟之政也所謂正

其本清其源者也○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

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

以見形句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上章稱子路以片言可以折獄是許子路能聽訟也

記者還恐讀者惟聽訟之貴以為極至故以此承上

註翼胡期僊曰聽訟謂聽斷其曲直是非也猶若也

不難而不足貴之意必也二字見必如此乃可貴也

○使無訟正有道德齊禮在內夫子亦未說明所以

之辭言聽訟吾本無異於人強求之無以則使人無

訟乎陳定宇曰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存在無倦則始終如一倦懈倦也盧未

行謂發於事發出也以忠則表裏如一盧未人曰重裏

蓋人之常情政行於外皆是道理然內之所存○程

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

之以此陳定宇曰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難與並為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反言以釋子帥以正之意陳定

字曰此以通行之理言○胡氏曰魯自中葉中世也

曰草木一葉上生一葉葉葉相承政由大夫金仁山

猶人之父子相繼世也故曰葉政由大夫魯自

文公薨東門襄仲殺赤及視而立宣公季文子始專

魯政至襄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至昭公

五年金中軍四分公室季家臣效尤據邑背音叛效

氏擇二孟孫叔孫各一也中村氏曰尤過也金仁山曰陽虎囚不正甚矣故

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勝克

也故謂從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註翼

政者正也言政之為言正也是以為政當正也然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故子當帥以正也則孰敢不正者而政成矣李岱雲曰按上句政者正也只解政之義雖統人己而言未說出正己而後正人之義來子帥二句方明言之又按輔氏蒙引淺說俱作正己以正人存疑只作正人俱不可從胡期僊曰子指康子帥倡率也吳蘇右曰帥以正兼內正心術外正施為孰敢不正兼朝野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輔潛庵曰欲有公私貪欲云者是欲之私也林次崖

曰上行下效廉恥風行雖賞之使為盜而亦不肯為

矣胡期僊曰○胡氏曰季氏竊柄盜魯康子奪嫡中

氏曰謂殺嫡母南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



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

民之為盜其本自季氏導之而不反其本

奪嫡事見

反春秋傳左傳哀

註翼 胡期僂曰患盜憂盜賊為民害盧未人曰問所以弭之李岱雲曰苟字訓誠字是著力字眼莫

作一旦行之便有效之意范紫登曰不欲該得廣如分所不當為者不以下上義所不當取者不以征下

輔潛庵曰雖賞之不竊者乃假設之言但以見夫必不青為耳呂晚村曰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

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為盜是則有是事然多却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温飽皆

有盜心不必富而不竊也如此看語意更分明緊切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焉於虔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

善矣 胡期僂曰子為政則民之善不善皆自我而轉

行率民則民之有道者既有所勸而進民之無道者亦有所感而興而民皆同歸于善矣上一作

尚 皇疏 加也偃仆音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

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蔡虛

齊曰此訟字只是退有而況於殺乎發明焉

後言意不是告官也

註翼 蔡虛齋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意謂根莠不去嘉禾不生有道者每為無道者所病故欲殺無

道以成就有道今按吳孫右就字作趨就者不可從

中村氏曰非別有就有道之政故曰以林次崖曰五刑有輕重民罪至死者必當殺無疑也何須問此云

欲殺無道是罪未至死者耳盧未人曰子欲善二句  
明焉用殺意若子德風二句明欲善民善意樂天齋  
翼註曰猶云真心好善也有躬行以率之意不作欲  
民之善說陸稼書曰風草惜言不是喻言胡期僊曰  
君子有帥民之責者小人無位而有從上之分者  
呂晚村曰此德字指君子小人之位各有分設耳非  
性分之德也盧未人曰君子主感故猶風小主人主應  
故猶草蔡虛齋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二句且虛  
說若說殺了便起不得草上之風必僊一句呂晚村  
曰子欲善而民善上已說明下三句只說上下感應  
之勢之順速易效耳李氏曰承欲善民善句來教康  
子先欲善以化民故喻之以風草無上率以惡必僊  
清冷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蔡虛齋曰此一句是達字之正義而  
非子張舉達為問之本意也乃孔子所謂達者子張  
認聞為達非其正義也李岱雲曰按達只是行無不

子得之意推其所以行無不得者則由於德矣於人也  
朱子是解達字全義已會下夫達也者一節解蓋質  
直好義三句雖皆修於己之事非於人之事然修  
於己者即德也孚於人者即在邦家必達也蒙引稍泥  
註翼 盧未人曰子張問達不是問達字義是問士如  
何能達吳孫右曰未達之名義子張意中以邦家必  
以言達矣孫詒仲曰達之名義子張意中以邦家必  
開當之不自知其非也集註德孚於人云云正解達  
之名義子張全不知不可以此問人子張口氣中亦不  
可預侵必聞意須渾淪說此只問如何斯可達未嘗  
說何者是達也故子有何哉一問胡  
期僊曰士學者通稱斯作即字看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與吉反  
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盧未人曰子張所問只  
要行無不得未得知德孚

本旨夫子知其認達錯了故詰之曰甚麼樣你叫做  
達蓋將發其務外之病而救之也子張果以邦家必

聞為言故夫  
子直斥其非

註翼 胡期僂曰何哉猶  
云爾本意何所指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譽聲美也著明  
也聞聲所至也

註翼 蔡虛齋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此是子張自解  
其所謂達者之意認聞以為達也言有聲於邦

家也在邦在家皆有聲也非謂在邦則名聞于邦之  
人在家則名聞于家之人也李岱雲曰按論德于

人行無不得則豈無聲聞故必聞亦未嘗盡是虛譽  
然不論所以致此之前一截事而論聲聞之後一截

事則不必有實德者必聞而尚虛譽者亦必聞也子  
張只要聞自是走向虛譽一路去此聖人劈頭與他

剖判箇  
是非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

審也聞者虛譽時或著聞達者名譽自然著聞是相  
似也聞者務外專求人知達者務內實心為善

是不同也實心為善  
故誠專求人知故偽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

之此節說聞與達之不同是明辨之也夫達也  
者二節說其所以致達致聞者是詳言之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

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輔潛庵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也審於接  
物察言觀色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陸稼書曰自脩

乎內及充乎內二內字似當兼身心說與內主忠信  
之內不同今按謂一對所行分內外一對家邦分內

外者是虛未入謂無兩樣誤吳孫右曰實直總是一  
 今寔心忠信亦總是一個寔心故朱子會意解之○  
 方自存心說未及于事故曰內又按語類謂直漸就  
 事說恐是未定說岱雲據之非金仁山曰子張務外  
 故夫子之言每歲其失前章崇德之問夫子以主忠  
 信徒義告之故此章又以質直好義為言文雖不同  
 意則一故集註於此章即以前章主忠信訓之○然  
 自牧字體得好如牧牛然常是存心不放逸○然

德脩於己而人信之於人則所行自無窒礙矣音礙矣無行

不得窒塞也礙止也

**註翼** 朱子曰質直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

虛齋曰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恐吾之言行未謙人之  
 意林次崖曰凡人有不足於人必見之辭色察言觀  
 色恐吾之接人有未是而不足於人也許白雲曰非  
 有卑諂之意亦非有以說道遇人之意朱子曰慮謂  
 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吳孫右  
 曰常常思慮以謙下于人而無一毫矜己誇人之意

尹孔怡曰此非謙恭以周旋人事也以下節反照乃  
 疑不自居意下人者與無忌憚相反陸稼書曰觀察  
 下人還是兩件饒氏謂是一件事恐非○下人似亦  
 不止在觀察吳孫右曰在家二句本修德來要見自  
 然意重在人信上王觀濤曰句句是箴切子張病痛  
 子張務外少誠未能質直才高意廣未盡合宜好高  
 自是必不去  
 觀察下人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音佩解

而行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解居之此不務實而  
 專務求名者此字總承上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病疵  
 也○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

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去聲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

也孫詒仲曰為己之心學之本也程子云有意近名大本已失失其為己之心也輔氏以實理為大本

未當程子謂為名而學則是偽者言其以學去求名而非真心為學也輔氏云偽謂不循實理而務外安

求亦不切輔潛庵曰為名雖若清為利雖是濁然一為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今按上之利是財利之利

下之利是便利之利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

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

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皆字兼問明問

類說行類說

註翼史文璣曰觀色之色是色之在人者色取之色是色之在己者饒雙峰曰凡發出來可見處皆

是色林次崖曰色取仁是外面粧飾做個仁也行違

是其寔則不仁也胡期僊曰仁泛指天理言不專指

愛言不疑泰然自是今按之字指其言行次崖謂指

仁未是據言引解從之誤不疑雙峰晚村說俱誤盧

未人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謂此等人做出這般模

樣欺瞞世間一切無識之人盡為鼓惑翕然稱道也

有名譽者聞但無實德終必敗露○色取二句是小

人之尤子張雖務外疑不至此然少誠實則未能實

直好苟難則未能好義務矜高則未能下人出乎此

必入乎彼故夫子深警之耳許白雲曰取仁反質直

行違反好義居之不疑反察言觀色慮

以下人又按蒙引存疑緒言說不必從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

心者匿隱也惡之匿于脩者治平而去聲之

註翼皇氏曰舞雩之處近孔子家故孔子往遊其壇

勢決之辭陸稼書曰蒙引謂崇德脩德皆指心今按李岱雲說不  
上工夫然者來德字似不專指心今按李岱雲說不  
必李岱雲曰論道理則崇德該得潤即包脩德辨惑  
亦可然遲自是三者各項問夫子亦是三者各項答  
自以不牽合為是至謂崇德脩德則惑庶乎  
其可無又是功效以後事非起手用功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己

其切於為己

切近也蔡虛齋曰此三者皆學者  
為學之要遲以此為問可謂切問  
矣故善其問

註翼

胡期僊曰善哉嘉美之詞李岱雲曰只是善其  
切於為己若謂善其遊於舞雩而問則此三者  
雖不遊舞雩而問亦切問也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德與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

先難後獲對  
樊遲問仁語

即此章先事後得之意故集註云云與子張問達章  
以主忠信訓實直同語錄論此章曰一心做事曰如

做一事似不作活字  
看斐才說不可從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曰

積而不自知矣

蔡虛齋曰只知有所當為者為之而  
已矣初不計其功效如此則心力專  
一工夫無間而德將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

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

盧未人曰攻己而又攻  
人則功有所分己之惡

亦鹵莽而不暇治故必專攻己惡都不攻人之  
惡則勇猛精專心之惡一切除去不得藏匿知一

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

懲其忿矣蔡虛齋曰夫一朝之忿甚微而禍及其親  
甚大知此為惑則有以辨之今按忿怒也

也懲止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

失也蔡虛齋曰不曰近利粗鄙而曰粗鄙近利者文

於本文之先後也斯近利矣此以人為言故不拘拘

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己粗則暴戾而不能忍

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中村氏○范氏曰先事

後得上義而下利也史文賤曰范氏慮學者誤認後

求其得者則始於天理終於人欲失聖人惟有利欲

之心故德不崇已失易盈易涸輕得輕喜尚何德之

可崇惟不自省反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

物而易去聲動者莫如忿感觸也物忘其身以及其親

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

不至於大惑矣故微輔潛庵曰起於細所以辨微謂一朝之忿也

至於大惑則忘其身以及其親也要當辨之於早此

忿之始發不可以不懲也能懲其忿則惑自辨矣今

按內註曰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此曰懲忿所以辨

惑也者有辨忿之為惑故能懲之故曰有以辨惑而

懲其忿矣能懲其忿即辨惑也故曰懲忿所以辨

以辨惑也所以辨惑也猶言即是辨惑也

註翼吳蘇右曰事與得即切崇德講崇德工夫謂之

不計先事則有真積之力後得則無正助之弊故曰

所以崇德陸稼書曰不曰德崇而曰崇德見這先事

後得之心正所以崇其德而使之滋長也不可把德

字倒在崇字上呂晚村曰只先後處便是崇不是如

是而後乃底於崇也崇是功夫不是成效黃際飛曰

攻其惡是主下句是足上意乃打併心力齊攻其

惡蔡虛齋曰攻專治也樂天齋翼註曰一朝言其忿不終朝

暫時之忿也猶所謂隔宿之恨非感天之離終身之

恨也胡期僊曰忘身及親是不顧身而與人鬪狠以

危父母也盧未人曰蔽於忿而昧於理故謂之惑胡

斐才曰上二段實說崇與修工夫未段只舉惑的模

樣知其為惑則辨之功在其中許白雲曰辨惑聖人

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其耳人之惑。不一學者各自辨察己之感者，而務去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皆在人謂親疎厚薄

也及知人知者言知仁知並同之務知人謂知人邪

鑒之下也務事務也

註翼胡期僂曰問何以為之仁非問為仁也蔡虛齋曰愛人知人亦以己能者言此以仁智之用言

然亦可見其能仁且知矣蓋本末未嘗相離今答樊遲獨專舉用言使其有所下手耳如其言也

吳棫右曰荆川云人字須合得下文枉直二意在蓋不必問其人何如而皆在所愛所知之中也吳因之

曰觀知人愛人並舉可知便是不妨害了舉直錯枉二句即是明知人愛人道理舜有天下節又即是發

明舉直錯枉能使枉直道理大抵樊遲未達以下只申明首節所寓之意非以仁知異用仁知相承作兩

頂開

樊遲未達

曾氏曰名幾字吉甫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

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音耳吳棫右曰樊遲聞言而

入則無所不愛而欲其周知人則使有分別有所擇而不能徧愛兩個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註翼皇氏曰達猶曉也吳棫右曰未達只是疑知之

疑未嘗有言也浦星塵曰未達是遲於神情意氣之問一似有所未解者全在夫子眼中看出來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倉故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

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盧未人曰枉直一明即能使枉為直則知



以成愛愛資於知二者相為用如此何相悖哉林次  
崖曰是能盡知就該得仁也正以解樊遲仁知相悖  
之疑也今按相為用謂知能成愛上仁能  
成別也然此處還歸重知能成愛上

**註異**

蔡虛齋曰上文知仁分說此因其疑而合仁知  
說孫詒仲曰只不舉便是錯末節舉陶尹只云

舉直而不及錯枉蓋不如陶尹之舉便是錯也饒雙  
峰曰直枉專指人而言諸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即下  
文選於衆之意胡期僊曰能使是自然能化也劉上  
玉曰此處仁字絕不可露一露則遲無復疑矣註使  
枉者直則仁矣及二  
者相為用俱真渾之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  
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樊遲未曉能使枉者  
直之兼言仁專為知

者之事又疑措之則稟之矣何以又能使之直也未  
曉舉直之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所以見子夏有何  
問也之

**註異**

蔡虛齋曰夫子以此告樊遲猶未達欲再問

鄉也前者李岱雲曰按樊遲未達一句是記者從旁  
窺得其意而記之非遲有疑而問於夫子也惟未問  
夫子而未達在知之又說舉直錯枉二句在夫子已  
遲人之未達在知之於仁而告之在樊遲只見夫子  
知人而言舉直錯枉之事故以為專為知而發也陸  
稼書曰遲既以夫子之言專為知發則知於仁之  
疑終未釋且復疑使枉者直者直之無與於知但對  
夏說則只疑得使枉者直者直之無與於知但對  
於仁之疑雖終未洒然遲口未嘗說出○下文  
子夏之答則併遲意中之惑都解之矣呂晚村曰何  
謂也只是問其所以  
然不是辨其未必然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所包包容也此處只歎其意知之意故註只曰不止言知陸稼書以下節註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一句不在此節為可疑可謂誤矣

吳蘇右曰富哉句虛說下節正見子言之富今按富備也蔡虛齋曰言只是二句言不為富其

富者言中所含之意也然不可說出兼仁智看下文註中蓋字此句正應胡則僊曰言指舉直二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應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去聲百也官之長也

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

去爾蔡虛齋曰便若不知那裏去了底一般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

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觀此節以選於眾句發明舉直錯枉以不

仁者遠矣句發明使枉者直以解樊遲之感則可見子夏之知兼仁知而言矣故註云云陸稼書謂原非指此一節○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言也亦誤

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輔潛庵曰皆由此廣大心中流出雖深淺小大因人而變化然其包括自然無所不盡亦非有意而為之固非常人之所及也孫詒仲曰饒氏解程註以愛知為淺近使枉者直為包含無不盡蒙引謂其說不是甚確程子乃謂聖人語雖淺近而意則包含無不盡也若使枉者直乃聖人之所已及者如何以此為包含言所未及者方說得包含蓋愛人知人之語雖若淺近而舜湯之治不能外是包含無不盡也○或云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不可以愛人知人為淺近愚按愛人知人極其至堯舜不能外舉其近人人可行便是淺近也

今按遺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猶脫也

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  
 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  
 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  
 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反又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  
 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陸稼書曰園外尹氏註另  
 不特贊樊遲好問之為餘意也蔡虛齋曰如愛人知  
 人此說也方其所施設如何處事其事迹之實也以  
 本文看亦出但未必其正意今按樊遲未達故又問  
 焉言雖已聞愛人知人之說猶未達愛人知人之方  
 故又問焉聞其方舉直錯枉則知人之方也使枉  
 者直則愛人之方也然未知其事實則猶未知其何  
 以為之也故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也舜湯之舉  
 皋陶伊尹則知人之事實也不仁者速矣則愛人之  
 事實也

**註翼** 李岱雲曰按上文只贊聖言之富不立言知未  
 暇發明舉直錯枉便能使枉者直之理故又舉舜  
 湯之事以明之盧未人曰夫子言直子夏言仁只  
 是一理順理謂直便是仁逆理謂枉便是仁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

**註翼** 吳孫右曰友所以輔德九勸善善其說以道之林次  
 規過必盡此心之誠以相告委曲務有以道之使入於善然以義合者也故不  
 可則止若以數言而見疏則自辱矣蔡虛齋曰然以  
 親義合則合不合則止若以數言而為所疏我使無意  
 思了是辱也胡斐才曰辱而曰自見非盡關友意盧  
 未人曰吾既忠告善道彼猶  
 不聽吾言則義不可言矣

**註翼** 胡期僊曰子貢以友居人倫之二而交友必有  
 道也故問于夫子李氏曰忠告告字似也在言

說上却不重言說只重在忠字蔡虛齋曰不可非不肯也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然盧未人曰止謂止而不告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有朋友

我會之以講學則未知者知之未真知者真知之故道益明朋友有善我取之以輔仁則未能者能之未全能者全能之故德日進故曾子云爾孫詒竹曰集註益字日字乃從本文外看出君子先自己有工夫之意故下益字日字也

註翼 中村氏曰是就士君子為學上論友道當必如皆不可無友也胡期僊曰文詩書六藝之文會聚會講明孫詒仲曰存疑云據其詞是以文會友若其意乃以友論文與以友輔仁一般說極直捷蒙引云以文以友字重益泥於詞也如其說則上句重文而不

重友下句又重友而不重仁語意參差無倫次矣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一終



